



不朽西山抗战魂

◎赵平

初夏，我回重庆万州(旧称万县)老家探亲，时隔五十年后，又一次回到了故乡。

当我再次走进长江畔的西山公园，只见公园内中西合璧、典雅庄重的西山钟楼临江而立，雄姿依旧。它见证了万州开埠通商的历史，更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激荡的万州抗战历史。

漫步在绿树葱茏、花木繁茂的甬道，清凉的晨风轻轻拂来，树丛间传出清脆的鸟鸣，不时可以嗅到淡淡的花草清香。路边右侧斜坡上生长着一棵树干粗壮、古朴苍劲的黄葛树，枝叶繁茂，似一条虬龙盘根错节向上伸展，翠绿的叶片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尽显着岁月沉淀的沧桑厚重，它同不远处的烈士墓园一道，守护着万州的抗战记忆。

顺着黄葛树边浓荫覆盖的小道，我来到了公园内的库里申科烈士墓园。2009年，墓园被命名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少年时代，听大人们说起过这位援华抗日的苏联飞行员，以我那时的认知，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苏联飞行员到中国抗日。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每每聊起老家的旧事，也不止一次提到库里申科的名字。这一次回万州，我必然要到西山公园来瞻仰他。

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大队长。1939年6月，他受苏联政府派遣，率空军志愿队来华援助抗日。10月3日，他率领9架重型轰炸机袭击汉口机场，炸毁数十架日军飞机。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援华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日军汉口机场，重创日军，在返航途中遭敌方拦截，库里申科胸部和左肩中弹负伤，所驾轰炸机一侧发动机被击中。为保护战机和地面民众，库里申科毅然放弃跳伞，选择在万县陈家坝地区长江江面迫降。两名战友游上了岸，负伤的库里申科却被江水卷走，壮烈牺牲，年仅36岁。20多天后，库里申科的遗体在20多里外的猫儿沱被找到，万县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库里申科的遗体安葬在太白岩下的太白书院旁。1958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里申科修建了烈士墓园，并举行隆重的迁葬仪式，纪念这位为中国抗战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

浓厚俄欧风格的烈士墓园绿树环抱、芳草如茵。一道庄重典雅的汉白玉拱门，门后是一面白色影壁，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金色文字“中苏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墓园以中轴线一字排列着纪念广场、烈士铜像、墓碑、墓室。高大的墓碑上是墓志铭“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一九零三——一九三九)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立”，两侧立有表现库里申科战斗生活和激烈长江空战内容的大幅壁画。

我在墓园中央的烈士半身青铜塑像前站定。眼前的库里申科身着英武的军装，脸上的神态刚毅果敢，炯炯目光里透露出坚定的信念，展现着为正义献身的英雄气概。塑像基座正面是一枚橄榄枝环绕地球仪的徽章图案，寓意库里申科广阔的胸怀、坚定的意志、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透过浓密的绿叶间隙，细碎的阳光洒满了墓园，四处飘动着斑驳的金色光影。我久久凝视着塑像，心中充满敬仰，双手合十表达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敬意。这时，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四五岁的儿子来到这里，她牵着孩子的手，给孩子讲述墓园的历史、先烈的故事。孩子仰起头静静地听着，扑闪着双眼望向墓碑中央那颗红星，稚嫩的神情里流露出对英雄的敬重。缓缓的，耳边传来西山钟楼沉郁浑厚的报时钟声。这是历史的回声、警世的钟声。

下次回万州老家，我还会去西山公园，重温那段悲壮的抗战记忆，祭奠先辈们的奋斗精神，从共赴国难的历史缩影中汲取精神力量，让抗战记忆永不褪色，永不消逝。

坦途

张成林 摄



故乡的草垛

◎李树侠

人们说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随着年岁的增加，我对于故乡的人和风物尤其眷恋，小到一棵树，大到一座山。

一旦念及故乡，记忆中的草垛，像雨后的蘑菇，一下子冒出来，急速地堵住我的心口。

一个乡村如果没有炊烟和狗吠，判断它兴衰的大概就只有草垛了。

小时候，村里每家院子或者打谷场上，都有草垛，高矮大小各不相同。它们担负一个家庭喂牛、烧饭、垫窝窝、铺床的重任。

秋天的田野里一片金黄，偶尔有三两棵乌桕或者别的杂树点缀着，像是摊开小孩随手乱涂的蜡笔画。地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大人把割下来的稻子一捆一捆运到打谷场，小孩子跟在后面，捡拾散落的稻穗。

脱完谷，趁晴好天气，家家户户要码草垛了。选址很讲究，要找向阳避风的地方。将草理成大把扎起来，围成一个圆形，下面大上面小，一层一层码上去，一边码一边用脚踩，踩得越结实越好，不然雨一淋，草就烂掉了。

我家门前的草垛，总是比别人家矮得快。因为爸妈忙，没时间去山里砍柴禾，家里三餐烧饭都要

用它。中午煮饭前，奶奶吩咐我：二丫头，去草垛抱点稻草来。于是，我便去了草垛边，连拉带扯，抱了满怀，放在灶间。奶奶用手把松散的稻草，扭成一个麻花状，推到灶口，擦根火柴，丢进去。

稻草经久日晒，一点就着。火苗升腾起来，舔着乌黑的锅底。屋外的烟因，冒出淡淡的青烟，缭绕成半个圆，拢住不大的村庄。

坐在灶前的奶奶，此时必定侧着耳朵，听到母鸡咯咯叫就急急起身，颠着纺锤样儿的小脚，欠着身，往厨房门口的鸡窝里瞅。鸡窝倘若空的，她就迈起小碎步，走到门外的草垛边，四下探寻一番，熟门熟路地一伸手，温热的鸡蛋就躺在掌中。

村部也有个草垛，是集体的，比各家门前的草垛都要大得多。

冬日的大草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鸡鸭围着它转来转去，想从中检出几粒瘪稻子，猫和狗也爱躺在它的旁边晒太阳。我们小孩子，更是把它当成了乐园，可以爬上爬下，把它当作滑梯；也可以掏个洞，躲在里面取暖；还可以躺在上面，晒太阳。总之，比现在的游乐场要好玩。

那时乡下的冬天特别冷，风从四面八方刮来，扑到脸上，刀割一样。

屋子里待不住，哥哥就带着我们去大草垛，掏个洞，我和妹妹挤进去，身子贴着身子，一下子就暖和起来。这时隔壁家孩子也跟着走出屋，挤暖的挤暖，捉迷藏的捉迷藏。

草垛被我们的笑声震得摇摇晃晃。

后来，大人们不准我们钻大草垛了。码得高高的草垛，就像是一个身子肥胖的巨人，孤独地立在那里，偶尔有一群麻雀落上来，叽叽喳喳，风一吹，就呼啦啦飞走。

等我沿着乡间田埂走进城里时，草垛们也渐渐丢在我的脑后。

“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的、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再一次读到夏多布里昂的文字时，我离开故乡那个小镇已经多年，但我知道，我拖带着这个世界跟草垛有着深切的关系，那么沉重。

有一天，我望着远处田垄上的荒草，看着近处林立的高楼，草垛没有了，村庄也没有了！

我突然想起那句话：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失了。

你们是吹进我生命里的一片彩云

◎姚春

人到中年，时常感到生命的每个日子都步履匆匆，脸上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纯真，就成了奢侈品，让人倍加珍惜。

记得2004年2月28日那天，我收到了之前带过的学生的一封信。这封来信宛如天边吹来的一片彩云，让我在34岁那年的春天，眼睛几度“涨潮”。来信的34名学生就读于达县职业高级中学2004级旅游班，我曾与他们有过两年的相处，但一开始其实并不温馨。

那时由于学校体育老师人手不足，入学时这个班的军训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九月秋阳如虎，我学着体育老师的样子喊口令，百回千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腰站酸了，脸晒黑了，有七八名体弱学生累倒了，不少学生满腹牢骚，埋怨我没有人情味儿，为何不走走过场？我沙哑着嗓子吼道：“谁不是爹妈生的？你们怕热，我就不怕？”坚持的意义，大概是我们班在全年级11个班中脱

颖而出。颁奖仪式上，校长高度评价我们班有同学鞋子跑掉了穿着袜子都要完成比赛的拼搏精神，同学们笑了，我也笑了。颁奖仪式后，同学们穿着漂亮的班服和我照了张合照，那是我和孩子们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

我又想起了高二时每周五晚自习跟学生们一起看电视剧《红楼梦》的情景。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正处在十六七岁的花季，不少学生偷偷看言情小说，良莠不分。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想用经典文学作品去引导他们，刚好我要上《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公开课，于是，每周五晚自习看电视剧《红楼梦》成了我们师生间的默契，孩子们也非常高兴，我还曾一度担心会影响他们的语文成绩，但事实是，许多学生从此爱上了语文，爱上了文学。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离开达县职业高级中学前的那个下午，我提着蛇皮口袋、纸箱子回家，几名正

在操场上吃晚饭的学生看见了我，“姚老师——”一声叫喊，道路上的、操场上的学生都发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我，不约而同地向我跑来，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晚上，几个班干部还专程跑到我家，帮我收拾东西。汽车驶出学校时，我的眼泪终于还是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往事如烟，每一次接听学生的电话，我都久久不能平静。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是老师心中的片片白云，每当我累了，一想到你们那一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就觉得有些许轻松，些许平静。

我总是喜欢在春天爬上翠屏山顶，这里有清新的空气、绿油油的青草、金灿灿的油菜花，我望着学校、工厂、田野和忙碌的人们，一直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春风撩起我的头发，这时，我总想提笔给每一个亲爱的孩子写一封信，告诉孩子们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心中的许许多多的想法：你们是吹进我生命里的一片彩云。

根与魂的对话：在杜甫故里巩义

◎朱丹枫

行至巩义，伊洛河的风自邙山深处吹来，掠过田埂与碑林，恍惚仍带着杜甫诗歌的余韵。我立于杜甫故里门前，手中拿着的仿佛不是门票，而是一页泛黄的诗卷。思绪飘向千里之外的成都浣花溪——我曾在那里客居数载，春听细雨润物，秋观渔火映江，日常行走坐卧，无不浸润着子美诗句留下的温度。而今，我站在他魂牵梦绕、却终生未再踏足的故乡。

他的一生，是被漂泊写就的一生。如孤雁失群，穿寒云、掠万峰，翅下山河无数，心却始终系于一处。那乡愁刻进骨髓，是每一个深夜梦回时，枕上冰冷的潮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口中吟的是诗，心里淌的是血。

可命运终究未曾温柔待他。大历五年冬，湘江寂寂，寒水无声。一叶孤舟如苇，漂于苍茫之间。他倒在归途，未能踏上故土一步。最终，魂归汨洛，身葬天涯。千载之后，我们仍听见那未曾落地的归心，在风里一遍遍回响。

步入杜甫故里祠堂，肃穆之气弥漫。唐风建筑苍朴凝重，飞檐如沉思的眉宇，古槐参天，枝叶拂动时沙沙作响，仿佛仍在低语一个千年未竟的还乡之梦。

展厅中陈列的何止是族谱、年表、杜诗刊本，那是一部以漂泊为纸、以诗为刃，镌刻而出的大唐史诗。苦难与才华皆沉入墨中，一字一句，皆是时代的注脚。墙上拓印着他亲笔所书的诗碑，笔锋如铁画银钩，凛然生寒。那不是文字，是风骨；不是诗句，是一个诗人破碎却从未屈服的魂灵。

缓步回廊，院落幽寂。蓦然抬头，中庭一尊铜像撞入眼帘——杜甫拄杖而立，身形清瘦。衣袂在空中翻卷，似仍裹着千年的风尘。他的目光越过故园墙垣，投向破碎的山河、动荡的烽烟，仿佛仍望向一个未竟的天下。那一瞬间，四下静极。《秋兴八首》的吟叹如风掠过耳际；“三吏三别”中那些悲怆的面容，纷纷自诗句中走出，立于风中，无声凝视。

巩义这片土地，不仅生养了诗圣，更以深沉胸怀接纳了他漂泊的魂灵。步出纪念馆，伊洛河静默东流，邙山苍郁绵延。它们见证过少年最初的眺望，也守护

着最终的精神归乡。

杜甫陵园静立于时光之中。墓碑苍穆，松柏苍苍。静立墓前，恍惚有吟诵声自岁月深处传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的一生经历坎坷，但他的诗却永远流传在人们心中，那些浸透苦难与理想的句子，早已渗入民族血液，成为我们共同的血脉与眼泪。

他的诗如何能穿透千年？因为那不仅是文字，更是一部以音律写就的“诗史”。既有“国破山河在”的沉痛，也有“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生机；既有“朱门酒肉臭”的社会批判，也有“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温暖人情。他的诗心，既悲天，也悯人；他的诗句，既是个人的低语，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声。

行走在巩义，仿佛看见幼年杜甫奔跑、诵读、仰望星空的场景。伊洛河畔，或许正是他最初感知天地韵律之处。这片厚土赋予他深沉的家国情怀，而后来的颠沛流离，则将他推入更广阔、也更残酷的人间。

他的伟大，在于生命与诗歌的高度契合。我们读他的羁旅，能触到夔州秋夜的冷；读他的家国，能望见烽火连天的烟；读“娇儿不离膝”，又被最朴素的亲情击中。他的诗之所以依然灼烫，因为我们读到的不是神，而是一个扎根苦难、却不低垂目光的人。也正因此如此，巩义才如此重要——它不仅是人生的起点与归宿，更是一座文化灯塔，一处让后人跋涉而来，静立沉思的诗学圣地。在这里，我们触摸的不是历史化石，而是精神故乡。

归途向晚，夕阳如金钗铺满伊洛河，仿佛仍在等待诗人题句。我忽然懂得：诗人真正的还乡，从来不是身体的抵达，而是诗魂被一代代人诵读、传承。于是，他不再飘零，成了山河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记忆中最深沉也最温柔的回响。

巩义，不只是杜甫的故乡，更是他诗魂的皈依。每一次吟诵，都是一次惦念；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返乡。而我们，每一位读者，其实都是他诗歌故乡中的子民——在诗句里相认，在文明中同归。他不再飘零，我们，也不再孤独。

秋雨中的怀念

◎吕春娥 石贵生

鸡毛掸子等坏了的，只要能修好，我们就自己动手修理，做到了物尽其用。

有一天晚上，我值班时发现10号房间一位南方客人肚子疼得厉害，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淌，我马上汇报给值班班所长侯老。侯老马上与我一起拉着排子车将病人送到了峰峰矿务局总医院，并一直守护在患者身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由于抢救及时，那个客人很快就康复了。临走时，客人还不忘向侯老和所里的同志致谢。侯老爽朗地一笑说：“大家都是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

那时的政府招待所，没有清洁工，宽阔的院落都是由服务员早晨清扫。侯老任职期间，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日清晨他都第一个拿着扫帚到大院帮服务员清扫。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侯老都要对住市区的职工逐个慰问拜年，大家不解地问侯老：“这不是把事情搞反了吗？”侯老刘凤英解释道：“他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逢年过节要给战士拜年。”平时生活中，他和街坊邻居相处十分融洽。侯老还兼任校外辅导员，经常奔波于矿区各中小学校，给同学们讲红军长征故事，深受人们的称赞和尊敬。

侯老在工作上对职工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对职工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清正廉洁、朴实高尚、群众口碑特别好。侯老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如何为人民服务，激励我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1990年11月11日，侯老走了，走时很安详。近35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忘记这位老红军，我们永远怀念他。